#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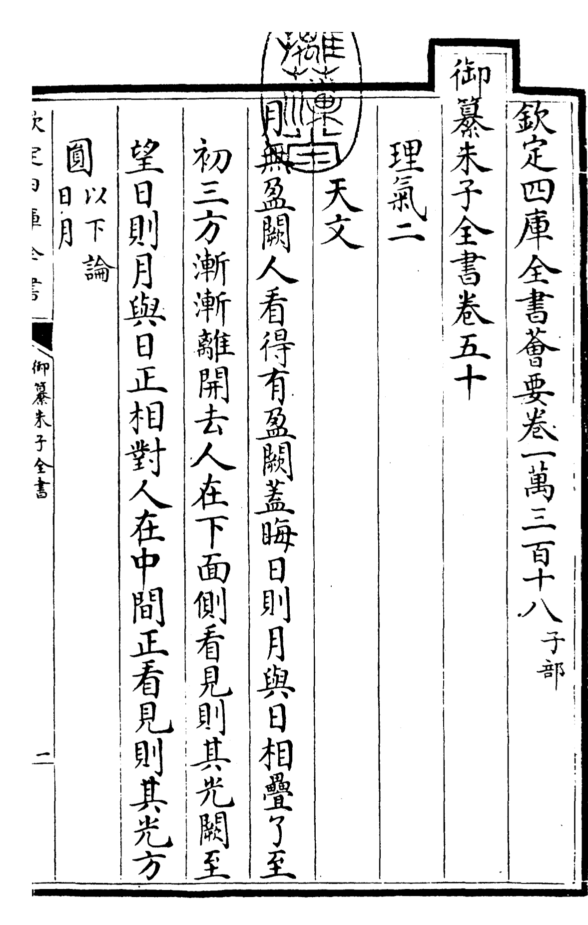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 理氣二

### 天文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以下論日月）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縁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爲文者闕於所不見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㣲廟朝曽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歷之故

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

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注語古注解載作始䰟作光温公改䰟作朏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䰟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説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

令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西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巳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日則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卻在東月卻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

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揚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

於東而終之也以上語類六條

問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别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没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

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答呂子約文集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以下論星辰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内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葢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莫要說水星葢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星有隨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

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

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来占星者又

却多驗殊不可曉

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

燈花否曰然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

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椿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来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来人説北極

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以上語類十一條

天度 歷法附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卻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歷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

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歴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

日月所會是為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何如曰横渠説日月皆是左旋説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

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

速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歷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

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殻之裏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

問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

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歴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滚得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

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

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也分明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

差遠或别是一星了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黄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黄道一半在赤道之内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黄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

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歴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歴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黄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様黄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期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
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
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歴家只算所
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
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説其實非右行也横渠曰天
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説最好書疏
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
考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来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李淳風為之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歷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歷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

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歴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閒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歴却是順算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

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

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

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

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少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来

有能説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璣衡之制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

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説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

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

盡以告人耳 荅江德功

天經之説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

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

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

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

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

南方也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竅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竅口遂自竅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答蔡伯靜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著古今一箇人耳其心

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

詞說乎 答蔡伯靜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

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

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

一周而無餘也 答蔡仲默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

以計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或低而出黄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

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黄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

一人自内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内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内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幷檢看當得其說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五條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作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歷

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以下論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

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歴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

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歷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

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或說歷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

乙曰温公潛虚亦是此意

問歴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説康節歴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歴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歴法疎闊而差少今歴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

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歷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蹜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踈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

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歷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歷以求合乎天而歷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歷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歷康節

歷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歷家所用只是萬分歷萬分歷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歷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歷比以前歷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問歷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

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

子升問人言金人歷與中國歷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了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歷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闊則

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陳得一統元歷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

歷以統元為名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

者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

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脩歷事若下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為或須

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答蔡季通）

晷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歴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歴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答曾無疑○以上文集二條

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黄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黄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歳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杪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此一條出經濟文衡

地理潮汐附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

浚井底人亦看山脈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来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来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

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

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江浙閩廣

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来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来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来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

為建康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

形勢上可以通關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

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黄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

淮来神宗時河北流故北人感今却南来故其勢亦

㬎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

水也是肥只是未嘗其利先有衝頽廬舍之患潘子

善問如何可治河决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

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争放教他

寛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爲善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圻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黄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来至長安而盡他録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横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横山皆黄石山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横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以上語類十三條

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

而攷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於滙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

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妄謂如此（荅程泰之）

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疎略

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答李季章

問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曰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答吳伯豐

漢志不知湖漢即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為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概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尚有蒸瀟之屬況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

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瀦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答董叔重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黄門詩説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

明言其為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别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為得失也偶讀謾記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

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襲訛謬如子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之説如此豈有此理哉以他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鬽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嵊縣有戈過二姓即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偶讀謾記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録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於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

專達於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

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來南録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横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於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黄以下

至于潛霍地勢隅驀雖使淮泗横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説閒費心力也偶讀謾記

潏水集云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岍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硤閒千數百里至此

山開岍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黄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舊説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説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説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所説又何所攷

也記滈水集二事

又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住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

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記潘水集二事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是也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南屬會稽為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潯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右出

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他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淛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

因則似不無説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楊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則疑作鄣為是也記山海經

頃在湖南見説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伶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説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之

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記三苗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

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説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説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别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来注之説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説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江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説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説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陵縣之傅昜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説則可矣

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别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横斷一節縱别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説

也若曰旁計横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為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説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説者為不可通之妄説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

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

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

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别洲别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葢曰味别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豪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

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説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説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説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説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

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葢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説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徳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非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

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

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
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乃為宜耳
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
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
攷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
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
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
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説之皆以九江

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説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兖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

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

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

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楊故為鄣郡其得名葢以此則作鄣為是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葢陵陽者丹楊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歙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為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葢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

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修水塗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贛豫章水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

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

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
水皆會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
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氏漢水衍文之説固善矣而
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數
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
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跡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
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
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

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説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為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説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

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脈東度而来則以見聞所及

而知其必不然也葢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

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来者有以質焉九江彭蠡辨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

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峰巒巖壑秀拔竒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絶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没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羣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武夷圖序○以上文集十三條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以下論潮汐○語類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答張敬之○文集

附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

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絶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没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

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繞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

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

張子云其来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

也以下論雷電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

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来年發達生長萬

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為日

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以上語類四條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以下論風雨雪雹霜露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卻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

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説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横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説最分曉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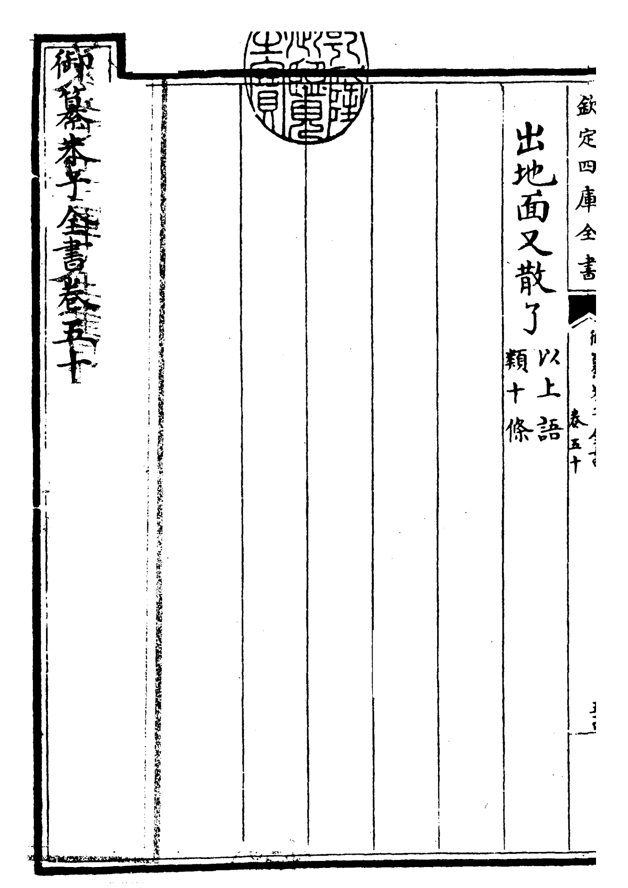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説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雪霜亦有

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盖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橫渠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葢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盖風在地中氣聚





出地面又散了　以上語類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閒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

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閒都沒理會了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説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著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

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説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

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

鬼神即此便見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

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隄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

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

予上幷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為有之又南劍鄧德喻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嘗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

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

耳才見說鬼神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為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

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氣即陰陽運行

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䰟䰟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䰟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陽䰟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来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

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隂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来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来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隂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䰟為變䰟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别恁地氣之方来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来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

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
曰是䰟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
䰟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䰟屬鬼發用處
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䰟知識處是神記事
處是䰟人初生時氣多䰟少後来䰟漸盛到老䰟又
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
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䰟不足
好戲不定疊亦是䰟不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

那裏

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来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説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静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反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

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

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

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

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

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

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

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

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甘

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説来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唐傑問近思録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来之理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葢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

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

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

神怪不可被猛撞出来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

説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

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

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他日未晚也

横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
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
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
否曰鬼神即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
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
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来格便是神之伸

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説説得好又説得極密其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窮天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

慮繞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

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説能事鬼神者

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

叔器問上蔡説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

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

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穏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

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

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

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説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

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

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

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以上語類三十

四條

問鬼神之理其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来者為神往

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来者也人曰鬼氣之往

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汎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竊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游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曰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答程允夫

問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

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汎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與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為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

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曰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

答程允夫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為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其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

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

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

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

止也答吴公濟

来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

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

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

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某竊謂幽明死

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来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




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答吳公濟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

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别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答吴公濟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説此無可説只縁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答廖子晦

問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

否上蔡之説或問以為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為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

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與曰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為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為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概亦如來諭恐可參攷也　荅黄商伯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誆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温公之學問

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答鄭子上

問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燔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曰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他大概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答李敬子

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矣答王子合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答董叔重

○以上文集十一條

論在人鬼神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録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録云然氣則有清濁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作録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明作録作骨肉皮毛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

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録云鬼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䰟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

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来来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别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

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来来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来則俱来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游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黄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甞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温温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

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麽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温温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

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

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来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在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来之氣言之則来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来也各以漸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概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聽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

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

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即體也聽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問黄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

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内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别是一理言

非死生之常理也

先祖問先生所荅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為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寃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

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問伯有之事别是一理如何曰是别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
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
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
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
漸也自會散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
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訖金
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令人家多有怪者曰
此乃魑魅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
一脚問其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
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
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

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事一兵胷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禀得猪氣前夜因漢卿説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户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萇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説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

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禀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隨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磈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

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内肉骨皆已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脱化之説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澌盡了渡江以前説甚吕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鬬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横過来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

當時弟子記録得好

因又説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温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頻濵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説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强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

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
也温公全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頻濵一生去
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説錯了河上
公固是胡説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
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説據頻濵解老子
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
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
耳觀他這一章盡説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争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

這裏便是他無狀處據此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
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實與頴濵解老子同若楚
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
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
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
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
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

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一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

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
覺亦盡
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
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来生人如一塊
黃泥既把来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
做箇彈子出来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
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

伊川之説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瑑竊謂以其屈伸往来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来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来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

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説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琢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来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来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来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

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答梁文叔

問魂者其氣也氣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

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曰程子曰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游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答呂子約）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頴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為

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䰟魄為體爾

荅呂子約

問先生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為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曰上蔡說是荅陳安卿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原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答王子合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俱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為魂也答董叔重

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為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

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䰟耳答楊子順

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来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答程允夫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説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
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
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
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
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説性命之理哉
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
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别説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
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

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答連嵩卿

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

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末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

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憒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荅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荅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

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

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

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

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来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

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死生事大
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
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説所以為説愈多而愈不合也
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
幸併前兩説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
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
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

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説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亦終無所補耳答廖子晦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在一例推説恐墮於釋氏輪廻之論答徐彦章

蘇氏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説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説不知死生之説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説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

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蘇氏易解

辨

蘇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

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

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荅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蘇氏易解辨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

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跋鄭景元

簡〇以上文集十四條

論祭祀祖考神祇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

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兼
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
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
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
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
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
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
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

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别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

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

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

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没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禀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

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

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

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逄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

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黄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池作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荅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

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

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

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

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

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来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来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巳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来格便有来底道

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静去求之以上語類九條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為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

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

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隂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

發揚於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容則所謂以類而為感應者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敝曰所諭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

沒也正淳所論誠爲疎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sub>答吳</sub>

伯豐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絶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

明器處自不相害 荅王子合○以上文集二條

雜論祭祀鬼神

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梢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

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污從因為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絶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污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户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脈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

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

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為不謁
廟之故某告以臓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
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
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
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
云人做州郡須去湼祠若繫敕額者則未可輕去
因説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
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踈脫先生曰人只

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
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
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
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
氣都消鑠了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
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

心輻湊處這些便熱

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纎

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問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徧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徧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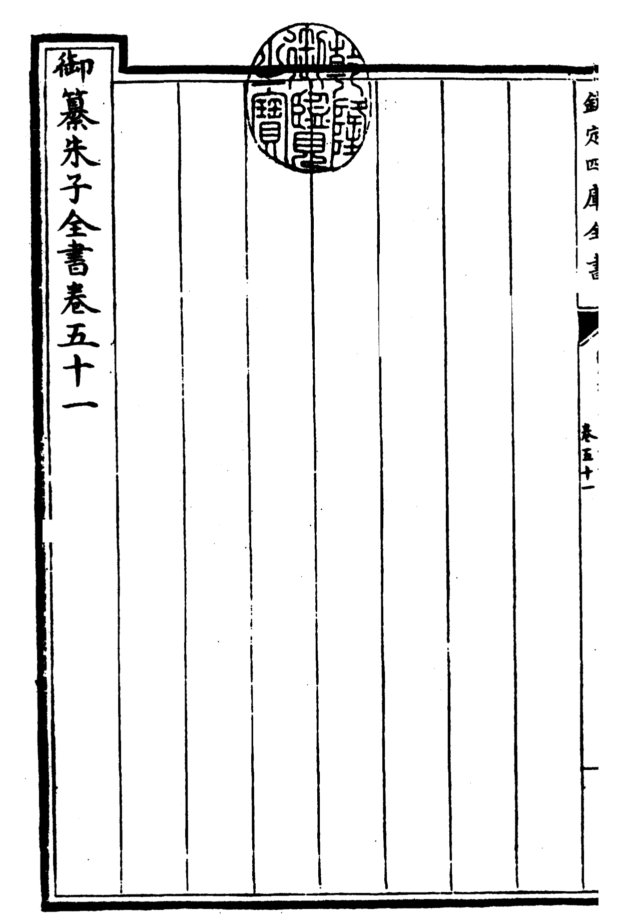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

響因有人来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以上語類十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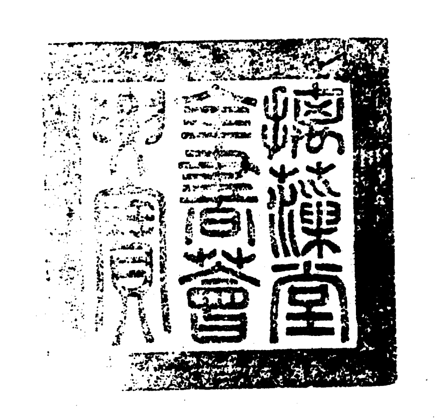
細看前書諸説謝氏之言大概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内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

怪不測皆人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惟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秦在亶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